古今散文：自然率真 行云流水——苏轼小品文

拓展资源

**小品和大师——漫谈苏东坡的小品**

 赵丽宏

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，苏东坡属于多才多艺多情趣的一位。他留下了很多传世的诗词和文章，还有书画。可惜纸张和丝绢都很难遗存千年，我们能看到的他的书画寥寥可数。

　　在中秋的时候，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起苏东坡的诗句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他吟咏赤壁的诗词和文章也是家喻户晓。一个文人，能留下千古不朽的文字，实在不容易。现在正活跃在文坛上的人，一千年后有几个人还会被人记得呢？

　　可是，要真正了解苏东坡，了解他在生活中的真实的喜怒哀乐，还是要读一读他的小品。这些小品，只是一些信札、便条、日记，一些信手写下的随记，还有书画的题跋，当年苏东坡自己并不把它们当一回事。编文集时，他也想不到把它们收入，他大概认为这样的文字不算是作品，只是余墨闲笔，与才华学识无关。其实，这些信手写下的小品，尤见作者的真性情真才学。写诗填词作赋，对文人来说犹如演员登台正式表演，而这些随意而为的小品，则是台下的日常生活，没有刻意的表情，也没有洋洋洒洒的抒怀，而是极自然的喜怒哀乐之流露，是真实人生的写照。譬如那篇《二红饭》，不满百字，却充满情趣，生动地刻画出苏东坡当时的生活情状：

　　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，卖之价甚贱。

　　而粳米适尽，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。嚼之，啧啧有声，小儿女相调曰：是嚼虱子。

　　然日中腹饥，用浆水淘食之，自然甘酸浮滑，有西北村落气味。

　　近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，尤有味。

　　老妻大笑曰：“此新样二红饭也！”

　　这样的事物和描写，在东坡的诗词中是看不见的。只有写日记和书信时，才会以此入墨。小品，因文字短而名其“小”，其实，文短而意味隽永、涵义深长，比写长篇大论更为不易。而且，小品写得随便，更能显示作者真实的心态。小品中出现的故事、抒情和议论，在正儿八经吟诗作文时不会出现，也许有人以为它们难登大雅之堂。其实，所谓“大雅”，往往有一点过分的严谨和矫饰的意味在其中。

　　东坡的小品中，《记承天寺夜游》是游记中的神来之笔，已成为他的名篇之一：

　　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；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

　　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

　　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

　　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。

　　此文虽不满百字，却融记事、写景和抒情于一体，自然流畅，优美而有余韵。和其它小品不一样的是，这篇短文因传承了古代山水文章的神韵，所以可以登得大雅之堂，它的命运不同于苏东坡的其它被忽略的小品，而成为世代传诵的美文。明清两代不少擅写小品的文人在记游抒情时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模仿此文。譬如明人张岱的名篇《湖心亭赏雪》，便有东坡夜游承天寺的影子在里面。在东坡的小品中，记游的文字随处可见，有的篇幅更为短小，却也写得情景交融，譬如《蓬莱阁记所见》，全文不满40字：“登州蓬莱阁上，望海如镜面，与天相际。忽有如黑豆数点者，郡人云：海舶至矣！不一炊久，已至阁下。”以如此简约精练的文字写游记，有阔大浩瀚的画面，有由远而近的船舶，静中有动，有声有色，可谓形神兼备。这样的小品，乃大师所为。

　　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，他不仅精诗文，擅书画，对天文地理多有涉猎。他精通园艺，熟悉农耕，对烹调也研究，这些在他的小品中都有表现。在杭州当官时，他领导疏浚西湖，灌溉万亩良田，“苏堤”是他留给后人的美妙纪念碑。在惠州时，他还设计将泉水引进广州，让城里人能饮用清洁的“自来水”，在他写给广州太守王敏仲的两封信中，很详细地谈了引水入城的具体设想和施工技术，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个自来水工程。他的小品中，有一篇《秧马歌序》，生动记叙了当时农民用来插秧的一种农具，文曰：“予昔游武昌，见农夫皆骑‘秧马’。以榆枣为腹，欲其滑；以楸梧为背，欲其轻。腹如小舟，昂首其尾；背如覆瓦，以便两髀。雀跃于泥中，系束藁其首以缚秧，日行千畦，较之伛偻而作者，劳佚相绝矣。”江南的农活，一直以水田插秧最为累人，读东坡此文，我才知道北宋时中国就有了这样灵巧的“秧马”。但看来这“秧马”早已失传，30年前我在江南农村“插队”时，农民插秧依然“伛偻而作”。我也曾经参与过“插秧机”的试验，但以失败告终。直到现在，农民插秧大概还是这样。被东坡描绘得如此奇妙的“秧马”，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，很奇怪。但读这样的文字，可以看到东坡对农事的关注和熟悉。如不是东坡信手将田头所见记录，现在谁还知道当年有这样的“秧马”。

　　东坡还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医生，沈括所著《苏沈良方》中的“苏方”，便是东坡开出的药方。东坡小品中有谈医的，却不是鼓吹自己的医道，而是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一些庸医，如《记服绢》：“医官张君传服绢方，真神仙上药也。然绢本以御寒，今乃以充服食，至寒时当盖稻草席耳。世言着衣吃饭，今乃吃衣着饭耶！”将衣料入药，确实荒唐得可以，“吃衣着饭”的庸医，如果读到这样的文章，恐怕会无地自容。东坡在他的小品中，常常以带刺笔触嘲讽当时虚伪的世风，譬如那篇《僧文荤食名》：“僧谓酒为般若汤，谓鱼为水棱花，鸡为钻篱菜。竟无所益，但欺而已，世常笑之。有位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，与此何异哉！”“水棱花”和“钻篱菜”这样的名字，现代人恐怕难得听见，我在东坡的小品中第一次读到它们时，也忍俊不禁。和尚耐不得天天吃素的清苦，忍不住想吃荤，却又怕犯了戒律，于是为鱼和鸡另起一个“素”的名字，然后大快朵颐。和尚的行为自欺欺人，只是可笑，而那些“不义”之人，却自冠以美名，那就不仅是可笑，而是可鄙可恶了。

　　东坡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文章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，滔滔汩汩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！其它虽工，吾亦不能知也。”读苏东坡的小品时，自然地想起了他的这段自评，实在是奇妙而贴切的评语。